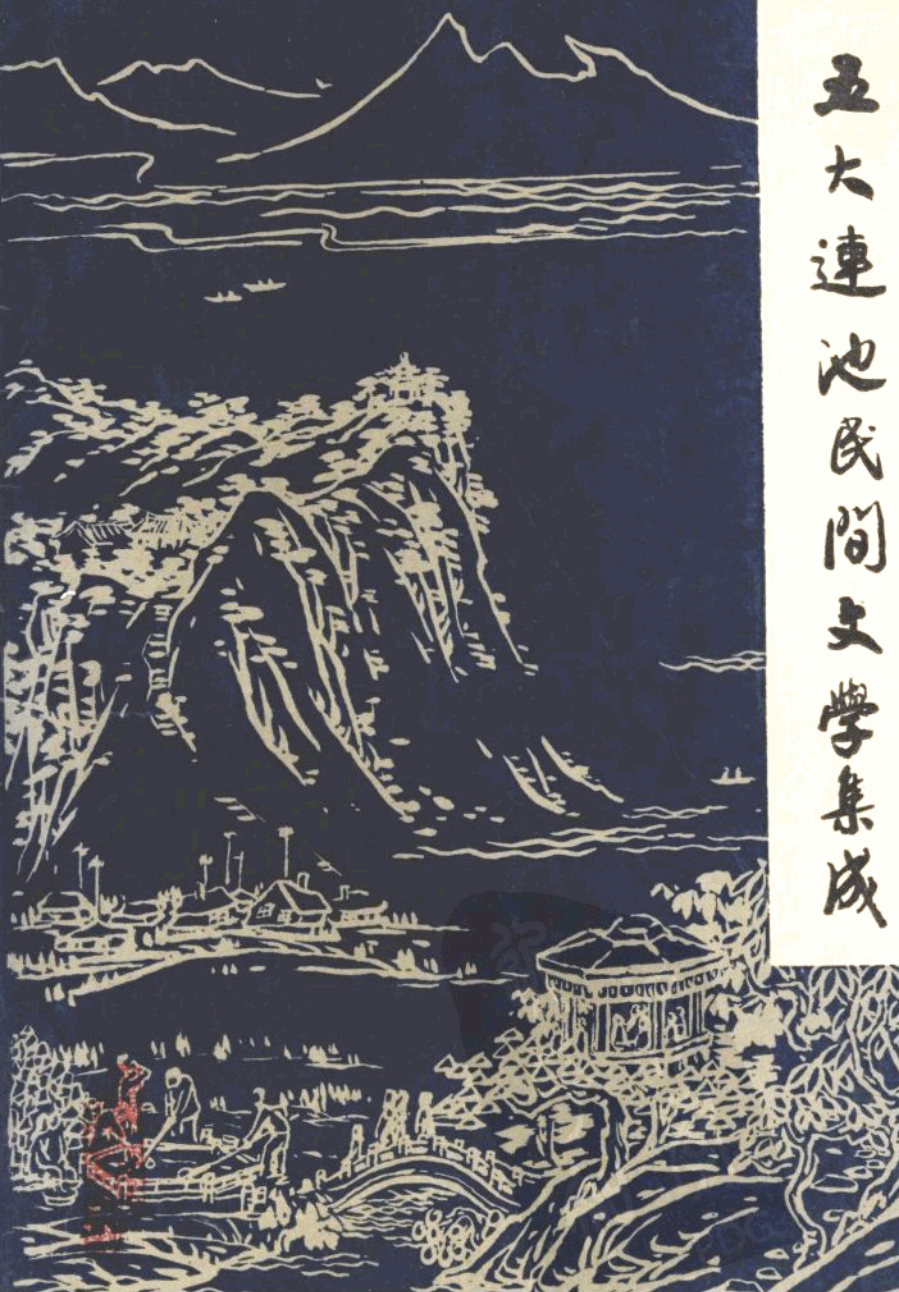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大連池民間文學集成

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

(故事·歌谣·民谚)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 张永海 黄爱民

封面题字 李克民

封面设计 冷治民

插图、摄影 冷治民

封底篆刻 赵佩绂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

编辑：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

印刷：黑龙江大学印刷厂

开本：32 字数：22万

黑新出图（1991）89号

工本费：3.40元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黎 晶

副组长：杜方明 赵相忠

成 员：王金录 高景林 程双凤 郑 勇
滕贞甫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高景林

副 主 编：程双凤 滕贞甫 冷治民

编 委：高景林 程双凤 滕贞甫 冷治民
姜绍泉 冷州学 张永海 黄爱民

责任编辑：张永海 黄爱民

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

主 任：程双凤

副主任：滕贞甫 冷治民

成 员：孙连金 张文彬 梁 枫 吴丽娟
王 焯 陈德贵 王振民

序 言

经过市文联和市三套集成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，这部凝聚着我市人民聪明才智和美好愿望的《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，我们把它做为一份珍贵的礼物奉献给所有关心五大连池、热爱五大连池的人们及广大民间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。

五大连池，是一块盛产故事和传说的火山热土。早在二百多年前，满、汉、蒙、达斡尔族人民就以药泉山庙会 and 饮用药泉水为基础，自发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现象。每年五月端五前后，成群结队的各族人们，赶着勒勒车，从四面八方赶来五大连池安营扎寨。白天，人们相聚在一起，喝着药泉水，相互交流着各自的所见所闻和那些来源于大草原、大森林里的故事和传说；夜晚，人们燃起篝火，通宵达旦狂舞欢歌。天长日久，五大连池便成了一个容纳百川的湖泊，汇集了各个民族、各个区域数不清的趣闻传说和歌谣民谚。到过这里的游人人都知道：五大连池，每一座火山，都蕴藏着写不完的故事；每一眼清泉，都有听不尽的传说；每一块石头，都有着形象生动的别称；每一泓池水，都荡漾着美丽动人的歌谣。我们在众多的故事和传说中，精选出这第一辑出版发行，目的在于抢救文化遗产，弘扬民间文学，使民间文学这朵几千年来常开不败的奇葩，更加生机蓬勃，大放异彩。书中的许多故事都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如《五大连池的传说》、《倒鳞鱼》等等，情节曲折，语言朴素，读后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无尽的畅想。它们有的以哲理喻人，发人深省；有的以诙谐见长，令人忍俊不禁；有的以言情为

主，使人潸然泪落；还有的以浓郁的民俗民风气息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。有许多作品都以山水泉石等景观景点为依托，以大众化的人物和事件为素材，娓娓道来，亲切感人。对于我们这座驰名中外的疗养旅游城市来说，这既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好读物，又是一册难得的五大连池旅游指南，相信来五大连池疗养的客人，能在这本指南的导游下，走进一个充满七色光环的神话世界。

神奇的火山环境，孕育了神奇的火山文化。五大连池的民间文学作为火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对此加以整理编纂，这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效益和历史意义的系统工程。因此，市文联和三套集成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是光荣而有价值的。他们的劳动既安慰于先人又得益于后代，其成果将载入五大连池的史志。

《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》虽然出版发行了，但抢救和搜集民间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。希望编者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虚心征求和听取读者的意见，认真编写《集成》的第二辑和第三辑，并使之早日出版。

黎 晶

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

主，使人潸然泪落；还有的以浓郁的民俗民风气息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。有许多作品都以山水泉石等景观景点为依托，以大众化的人物和事件为素材，娓娓道来，亲切感人。对于我们这座驰名中外的疗养旅游城市来说，这既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好读物，又是一册难得的五大连池旅游指南，相信来五大连池疗养的客人，能在这本指南的导游下，走进一个充满七色光环的神话世界。

神奇的火山环境，孕育了神奇的火山文化。五大连池的民间文学作为火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对此加以整理编纂，这是一项具有重要社会效益和历史意义的系统工程。因此，市文联和三套集成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是光荣而有价值的。他们的劳动既安慰于先人又得益于后代，其成果将载入五大连池的史志。

《五大连池民间文学集成》虽然出版发行了，但抢救和搜集民间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。希望编者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，虚心征求和听取读者的意见，认真编写《集成》的第二辑和第三辑，并使之早日出版。

黎 晶

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

目 录

序言·····	黎晶 (1)
---------	----------

(传 说)

五大连池的传说·····	(1)
石龙·····	(19)
石猿·····	(23)
石海·····	(29)
石牛·····	(34)
石熊·····	(39)
石佛·····	(45)
水帘洞·····	(49)
三池冰裂·····	(54)
龙门石寨·····	(59)
火口森林·····	(63)
火烧山·····	(67)
欢欣岭·····	(76)
腾龙谷·····	(82)
笔架山·····	(90)
老龙头·····	(96)
药泉山·····	(102)
格拉球山·····	(105)
卧虎山·····	(111)
莫拉布山·····	(115)
崑山·····	(118)

姐妹山·····	(121)
神水·····	(129)
二龙眼·····	(134)
泡泉·····	(138)
青龙泉·····	(143)
天池·····	(148)
八卦湖·····	(157)
北饮泉·····	(161)
德老板赶脚·····	(166)
蛤蟆石·····	(172)
挡龙石·····	(176)
风洞·····	(179)
北海眼·····	(182)
神羊指路·····	(187)
碎金·····	(190)

(故 事)

银骆驼和金毛驴·····	(197)
金结良缘·····	(201)
冰洞的故事·····	(206)
松井捞金子·····	(213)
火口的故事·····	(218)
菱角保媒·····	(222)
石耗子·····	(229)
拉蛄虾·····	(223)
舍利子·····	(237)
翻花泉的故事·····	(241)

名山倒影.....	(249)
八卦炉.....	(256)
张通事沟.....	(263)
金鱼姑娘.....	(268)
屎克螂与癞蛤蟆.....	(278)
有缘千里来相会.....	(279)
傻子回门.....	(281)
宰相肚里能撑船.....	(282)
狗腿子的来历.....	(284)
兔子崩钱.....	(284)
瘸子与罗锅.....	(286)

(神 话)

龙光.....	(288)
穿龙尾.....	(298)
群山聚会.....	(302)
石龟探海.....	(308)
鲤鱼跳龙门.....	(314)
聚光珠.....	(322)
倒鳞鱼.....	(329)
斩龙剑.....	(337)

(歌 谣)

小春上工十二月歌.....	(343)
辞灶王.....	(348)
陆游唐婉谣.....	(351)
小放牛.....	(356)

小白菜歌儿·····	(357)
五大连池民谣集锦·····	(357)
拍手歌·····	(359)
童谣·····	(360)
头字歌·····	(363)
民间小调儿·····	(364)
民谣·····	(368)
五大连池民谚·····	(370)
后记·····	(372)

五大连池的传说

传说很早以前，五大连池这疙瘩，根本没有这五个大水泡子。就有一条白龙河，从十二架名山中间淌过。河边儿上住着老公母俩：老头儿姓姚，别人都管他叫姚大爷，老伴儿娘家姓迟，都称呼她姚大娘。

那时候生活好混。大草甸子上刨块地，春天撒上籽种，豁出来吃苦流汗，到老秋瞧着来货儿吧，保险你大囤满小囤流，吃不完，花不净。日头出来下地，日头没了收工，风调雨顺，年年“囊”收。没人要租子，也没人派官花销，小日子过得象火炭儿似的。姚大爷和姚大娘俩人，吃不愁、穿不愁，就愁炕上没有屙屎的，坟上没有烧纸的。可也是呀，老两口子年过半百，都土埋脖颈了，跟前儿连个小孩都没有。姚大娘一辈子没有开怀儿，也没吃过鸡旦蘸麻盐儿。年轻那么咱能蹦跹，倒不觉咋的，现在老了，眼看咬不动黄瓜了。老了那天，撂倒了连个留水的人都没有，叫人多寒心？姚大爷成天“磨豆腐”，埋怨老娘们不会养活孩子，属骡子的，一命货。姚大娘也不“眼儿候”，数叨老头子没儿女命：“你个老灯台，命里该是八升，想凑一斗也难”。只为这个，老两口子可真没少叽咯。界壁邻居来劝架，也都替老两口子可惜，劝他俩上庙上找子孙娘娘要个儿子去。可是偏偏不遇，这跟前儿，不用说娘娘庙哇，连座老爷庙都找不出来。河沿上就有座龙王庙。早年头儿，大伙顶着柳条圈儿，跪着求雨还兴下兴不下的，谁知道求儿子灵不灵啊？反正是盼儿子盼眼红似的，管他灵不灵呢，求求试试。求来呢，更好，求不来呢，也不搭啥。

老两口子合计妥了，把使了半辈子的粗瓷碗，洗三遍、涮三遍、抹三遍，擦得溜光锃亮，蒙上三尺红布，捧到龙王爷脚下的供桌上摆好，三拜九叩，完了恭恭敬敬地足跪了一个时辰。起来揭开红布一看，哪有药哇？就碗底儿上有汪儿清水。姚大娘说是没抹干，刷碗剩下的，就要倒了。姚大爷一把手抢过来说：“别价。龙王爷是管行雨的，没看过病，扎咕老娘们儿不养孩子这病，也是大姑娘坐轿——头一末，上哪儿给你讨登丹、丸、片、散去？这是汤药，比他们讨来那丹丸片散都有劲。你快喝了，备不住养活一对双棒儿呢。”姚大娘接过来一闻，喷香，架舌头一舔，直煞口，不是抹布水味儿。姚大爷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咋样？我没说错吧？快喝。”当时不容分说，逼着老伴儿把水喝了，高高兴兴回家等着抱儿子去了。

褂子也裁好了，小毛衫儿也做得了，都是双得料儿的。连地儿都不让下，好吃好喝恭敬了对头儿一年，姚大娘还是肚子溜瘪，连点鼓溜的意思都没有。两个人不死心，第二年又上龙王庙讨碗水喝，又是足等了一年，还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（舅）。人到老了盼儿女，就象耍钱鬼儿盼赢钱似的，输了总想捞梢。这两口子就是，看这个闪神儿，要求不来个一儿半女的，死了都闭不上眼睛。这么说吧，一连溜儿去了五年，讨了五碗水喝，不但没怀孕，反倒落了包瘫。肚子倒是一天比一天见长，起初挺乐，认为是有喜了，请个老大夫号号脉，想看看是丫头小子。老大夫号完脉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是丫头，也不是小子。是臌症。”接着问姚大娘是不是喝串水了？老两口子一听，就瞪瞪眼睛了。老老年儿，要是得了疝气臌，就跟现代人得癌症一样，是俩兽医抬个鼻饲骡子——没治了。先生不敢给药吃，病人就得等

死。有不少当时吓个倒仰儿，再也爬不起来的。

这臌症分两种：从气上得的，叫气臌；从水上得的，叫水臌，都叫大肚子病。现在听老先生这么一说，也顾不得想儿女了。都央告老大夫，无论如何也得开个方，老大夫没办法，只得提起笔来开了一张利水化瘀的药方，告诉先吃三付试试。张大爷把先生送走，就去抓药。熬了三淋子，晾得温凉不仄儿的，侍候老伴喝下去。三付汤药喝完了，肚子不但一点没消，反鼓得象个大水铃铛似的，逛荡逛荡直响，一下子就落炕了。姚大娘约觉着这算没好儿了，哭得呜呜滔滔的，一个劲埋怨老头子，不该让她上龙王庙去讨水喝。姚大爷这回也没倔子强了。早知道求不来儿子，反把老伴搭上，说啥他也不能去扯这个不利索。知道理亏也晚了，急得干挖挐手，就得衣不解带地在炕沿边守着，想啥吃买点儿啥。连装老衣裳都做了，擎等着咽那口气儿啦。

这天，傍晚擦黑儿前儿，姚大娘的病突然大发了。就觉着肚子里胀乎乎的，象有啥顺里边往外拱似的，要两半儿那么疼。她两手捂着肚子，脑袋顶着墙，黄豆粒儿大的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。姚大爷眼看着老伴脸煞白，直白眼根子，出气多，入气少，眼瞅着就不行了。他是拎着眼皮擤鼻涕，有劲使不上，真是肠子都悔青了，急得直拍大腿，说话都差声儿了。邻居们过来一看，人眼看不行了，就要动手给穿装老衣裳。姚大爷怕一动弹肚子冒炮，百般不干。眼瞅着她折腾到小半夜，病人大概是累乏了，混身连点儿筋骨囊儿都没有了。都以为她死了，趁尸首没硬，把衣服穿好了，抬到秫秸扎的排子上停着。姚大爷打发别人都回去睡一会，他自己看着就行了。邻居们都走了，他一个人看着老伴儿，肚子肿得琉璃灯似的，隔着肚皮，看里头的水象透亮杯儿一样，一碰

就得哧哧冒水，真后悔不该逼老伴儿给他养活儿子，不由老泪横流，咧着大嘴哭起来了。哭着哭着，哭累了，打了一个盹儿，就听半悬中传来一阵笙管笛箫、吹打弹拉的声音，美耳中听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真亮。他仰脖儿一看，就看从云彩眼儿里掉下来五朵莲花，穿过房笆，变成了五颗斗大的月明珠。在老伴儿鼓鼓溜溜的大肚子上，滚来滚去，越滚越小，最后没有了。他正纳闷儿，就听门帘儿吧哒一响，从外边进来三个人。一个红朴乱战儿的小丫头，手里擎着一根青枝绿叶的柳条；一个白胖白胖的小小子儿，怀里抱个锃光瓦亮的白瓷瓶；后边跟着个白毛蹉蹉的老太太。小丫头用柳条儿到大肚儿细脖儿的白瓷瓶里蘸点水，向屋里一掸。老太太走到姚大娘跟前儿，挽挽袖子，搁大母指盖儿，在他肚皮上一划，就听哧儿地一声，白花花的肚白往两边一卷，从里面冒出一股清水，淌了满屋子，门开着也不往外流。老太太把肚皮合上，搁手一摩挲，跟原来一样，一块玉儿似的，连个疤痕都没落下。再看，水没了。老太太和那个小丫头、小小子，也不知啥时候走的。炕上坐着一水水五个小丫蛋儿，戴着红兜肚，金锁链儿，白净净，水灵灵，真招人稀罕。他以为老眼花，没看准称，用袄袖子把眼睛擦了又擦、抹了又抹，再仔细看，就听有人连喊带摇晃：“老头子！老头子！快快醒醒！”

他睁开眼一看，吓得浑身酥一下子，头皮直发麻。还是他老伴儿穿一身装老衣裳叫他呢，肚子也没了，跟好人一样。他胆儿突突地问：“你不是炸尸呀？咱俩过半辈子了，你可别吓唬呀。”“我好了。——你再看看炕上……”他顺着老伴手指往炕上看。嚇！五个十七大八的大姑娘，绵羊儿似的。这个喊爹，那个叫妈；这个要裤子，那个要袄；这个

要胭粉，那个要花儿……，差不点把房盖儿抬起来。老两口子不迭声地答应，半辈子儿女瘾，这一下子都过足了。他俩翻箱倒柜，把她装新的衣裳都翻腾出来，上市的糖葫芦儿都穿巴上了。屋里嘻嘻哈哈、叽叽嘎嘎，当时就热闹起来了。把老公母哄得滴溜转，乐得都找不着北了。

姚大娘让姚大爷给孩子起名儿，老头挠破了秃脑瓜蛋了，也想不出个好名来，憋得满脑门子的汗。一直到大天实亮，也没起出个好名儿来。姐五个饿了，要吃饽饽。老太太冷丁一拍巴掌说：“有了！”老头儿吓一激灵，逗笑话说：“有了再养活一个，凑半打。”“我说，有名儿了。”“叫啥？你说说，我听听。”老来得女，大的叫香饽饽。”“那，老二呢？”“叫甜饽饽。”姚大爷一拨楞脑袋，一皱眉头说：“去吧，我看你象个瘦饽饽。饽——波，音同字不同，别说，还真有你的。不过可不是饽饽的“饽”，是水波的波……，”那可不行，水水汤汤的有啥讲究？”“这讲究可大了。龙王爷是管水的，给你喝的是药水儿，孩子生下来满屋子水，咱这姑娘都是水做的，离开水就没劲了。”“说道还不少。你先说说，我听听顺不顺耳吧。”“老大叫碧波。”“老二？”“叫雷波。”“老三？”“叫洪波。”“老四？”“静波。”“老疙瘩？”“叫海波”。五个闺女都有了小名儿，挺高兴。老太太也直夸：“跟你过半辈子，都白毛儿了才露。看样儿你的字笔还不浅呢。这名儿起得又水灵、又豁亮。磕头不赶趟儿，我替孩子给你滚儿一个吧。”姚大爷乐得山羊胡子直门儿撅哒，说：“快做饭去吧，孩子们都饿了。”老太太刚一出门，把扛着锹、镐来打墓子的邻居吓得嗷嗷往外跑。

老姚家两个老绝户气，一宿的工夫，捡了五个又白又胖